

小叔家有五个子女，四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兰晶是最大的女儿。也就是我的大堂妹。她比我小十二岁。最小的堂妹只比我的女儿大十岁，女儿小时候经常跟着她一起玩，每天弄得泥一身水一身，但她却无忧无虑，所以我女儿与这个小堂姑最好。

●小叔小婶都没文化，因此在他们心里，子女不必要读那么多书，尤其是小叔，他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，在那贫困的年代里，做泥水匠每天有一块八毛钱的进账，心里十分满足。荒年饿不死手艺人，他觉得孩子们稍许读几年书，能写写自己的名字，记记家里的收支就够了。因此我的堂弟妹们基本读完小学就回家种田了，兰晶堂妹也只勉强读到初中二年级。

这年大队办起了小五金厂，引起了大姑娘小伙子的青睐。那时招工主要照顾多子女的净农户，兰晶堂妹有幸进了厂，她高兴得晒梦头里也发出笑声。虽然不是吃公家粮，但毕竟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了，再说厂子离家又近，上下班方便中午还可以回家吃饭，在街坊邻居眼里这是份很体面的工作。兰晶堂妹下班后代替小婶干大田活，社员们羡慕全家人高兴。

兰晶上班后，人活络了许多，神清气爽，穿着也周正了许多。她除了上班，还以一个大姐的身份，照顾弟妹们，家里家外忙忙碌碌。时而用微薄的预支款，为父亲买上一瓶黄酒，乐得我那小叔喜上眉梢，逢人便夸大女儿好。小婶也说兰晶懂事。日子在快乐中度过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转眼兰晶已经二十岁了，在农村里，这个年龄的女孩子，会有很多人轮番上门提亲，要么是男孩子看中了请人上门，要么是媒人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搜寻，千方百计地让大姑娘们不得消停。

兰晶家里，一拨又一拨的媒人挤破门槛，小婶总是满面春风地迎来送往对来人打躬作揖，小叔只管喝着他的自制崇明米白酒，谁来说都好。有时小婶骂他：“你这老棺材只知道喝黄汤，女儿的终身大事，总要表个态啊！”“有什么好说的，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我无所谓！”小叔兵来将挡。小婶骂得急了，小叔冷不防来一句：“光你起劲有什么用？兰晶每次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女儿什么想法你知道吗？”对啊！兰晶如何想的呢？任凭小婶怎么问，堂妹总说慢慢点考虑，早着呢！夫妇俩干瞪眼。小婶冥思苦想，小叔把酒喝得滋滋作响。

堂妹兰晶有她自己的主意，自己找男朋友总要两情相悦，男方的家境可以不论，但人必须要有上进心，将来才能走得远。其实她最近与同在小厂的保全工宝金就非常来电。那小子头脑活络，心灵手巧，为人谦虚，长得又帅，反正人人都说他好。据传厂内外已有好几个姑娘在悄悄地接近他。好在他唯独对兰晶热情有加，两人下班后开始约会。

宝金条件并不好，家里兄妹八人，他上面有四个哥哥，三个姐姐，按农村的习惯，每个男子结婚讨娘子必备两间房子，那么他父母要准备十间房子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。兰晶所以不敢给父母讲，就怕遭到他们反对。

●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堂妹兰晶与宝金谈朋友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小叔小婶的耳朵里。小叔依旧事不关己，他说：“反正谁做我女婿无所谓，只要能香烟老酒孝敬我即可！如果没有这条，当心被我用棒头打出去。”小婶对兰晶说：“你是大女儿，妈第一个要求就是小伙子人好，宝金又住得很近，将来你出嫁后来去又方便，但是这家人家太穷，娘怕你吃苦头。”兰晶见母亲基本赞成，趁热打铁说：“妈，现在条件差点不要紧，我们不是还有两只手吗？”说着唱起了天仙配，寒窑虽破能避风雨……唱完兰晶搂着母亲的脖子边亲边用手抚脸，妈你是我的好娘亲，把小婶弄得心情大好。

兰晶与宝金的恋情由地下转入了公开，从此两人出双入对。宝金这小子也的确头脑活络，有一空就到小叔家里来，在小叔家里外忙乎。他知道未来丈母娘在家里掌权，因此只要小婶有什么需要，他绝对会像战场上战士服从首长命令一样冲锋陷阵。至于小叔，他只要略施小恩小惠就行。弄得夫妇俩逢人便讲宝金的好话。但乡邻们并不看好这桩婚姻，时有杂音传到堂妹的耳朵里，兰晶按既定目标大胆地往前走。

兰晶和宝金很快举行了婚礼，婚事办得热热闹闹。离宝金家只不过八百多米距离，但是出嫁那天，小婶还是抱着女儿止不住涕泪横流：“女儿啊，你今天要离开娘了，以后要独立当家了，万事要和宝金多商量，不能任性，要孝敬公婆。”兰晶也控制不住泪水，嘶哑着嗓子说：“娘你放心，又不是到天涯海角，你只要不把女儿当周扒皮，我天天回来看娘在你这吃饭。”这娘俩越抱越紧，直到接新娘的人连连催促，她们才依依惜别。

兰晶算是我们宅子上，或者说在方圆几公里范围内唯一不通过媒人介绍，自由恋爱的典范。

一年后，兰晶生下了个白白胖胖的女儿，小婶最希望能生个男孩，但兰晶夫妇无所谓，现在社会男女都一样，只要孩子聪明照样可以耀祖光宗。小女孩长得很漂亮，唯一让小夫妻担心的是女儿嗓门有点粗，讲话像男孩。老人们说时间长了，长大后会的，俗话说得好“黄毛丫头十八变，临上轿还要变三变呢！”果然这姑娘越长越漂亮，说话也变得吴依细语起来，看到我回去时娘舅娘舅地叫个不停。三口之家生活在温暖的阳光雨露中。

●转眼到了九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崇明岛，宝金和兰晶夫妇坐不住了，小夫妻两人决心要到外面去闯一闯。当他们把这个决定告诉娘家人时，小叔、小婶的脸上写满了狐疑。在厂里收入蛮稳定嘛，怎么又想出了新花头。小叔依旧盘算着自己的主意，哪怕他们跑到天边，只要不忘孝敬他就行。小婶想了几天几夜，最后还是想通了，毕竟女儿已经成家了，以后的路让他们自己走吧！成功了大家好，失败的话这个大家庭还在。兰晶夫妇带着女儿，沿着泥泞的村路走出了这个生养他们的地方，离



情事  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  
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我难忘的人生经历

口述/文良 文字/谷夫

## 堂妹的远见卓识

开崇明岛，汇入了打工大军的洪流中。他们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。

宝金凭着自己的技术，和兰晶一起在大公司打工，人是比在家乡小厂辛苦点，但收入要高许多。而且城市的节奏很快，他们接受到了先进理念的熏陶。

于是夫妇俩商量，决定自己开个五金配件厂，为打工的公司加工配件。他们在城市近郊租了厂房，开始招兵买马。因为启动资金不多，兰晶决定把自己的弟弟、两个妹妹、妹夫作为第一批工人招进了厂。最小的妹妹兰舒因为嫁了个上海丈夫，夫妇俩都是出租车司机，那时“叉头”生意很好做，因此没有过去。

所有子女都去了深圳，小叔、小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，兰晶和弟妹们隔三差五与父母通电话。小叔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兰晶反复叮嘱，一定不让阿爹再干泥水匠活了，这工作要爬屋顶危险性大，小婶把兰晶的话当尚方宝剑，迫使小叔放弃了这门干了一辈子的手艺。

但小叔又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他开始做起了杀羊生意，走村串户收购活羊，屠宰后羊肉到镇上去卖，羊下水自己吃，这样不用买下酒菜了，每晚喝得昏天黑地飞沙走石。我到乡下去时看到他一副生意人的腔调，摇头晃脑。当我询问他堂妹兰晶在深圳的情况时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倒是咬着我耳朵偷偷告诉我，自己已经在银行存满了三十万元。

兰晶夫妇的厂子办得很红火，规模也渐渐扩大，他们还把分厂办到了四川。

●过了多年后，我碰到堂妹兰晶发现她面貌大变，一副阔太太的样子，但她依然对我很亲热，阿哥阿哥地叫我，并且如数家珍地跟我谈起了他们在深圳创业的经历，毫不隐瞒地讲着她家的资产。

她说在深圳市中心买了两套高档住房，上海西部地区也买了住房，乡下的楼房造得很有气派。家里有辆高档轿车，还有多辆卡车，她是我们村较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。当然具体身价是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她无论跟谁的交谈中，每句话离不开赞许宝金，向人们暗示当初她的选择没有错。

兰晶富了以后，做人还是很低调，也很重亲情。亲戚中无论谁家有事，她都会伸出援手。她帮弟弟在厂里介绍了一个广西来的打工妹，那姑娘勤劳能干，崇明方言讲得露不出半点破绽。后来兰晶干脆让她做全职太太，在崇明家里照顾儿子和公婆。有了孙子小婶愈发开心。媳妇也不负重托，有时看到小叔喝酒太多，免不了劝说几句，小叔东耳朵进西耳朵出，但也不敢吭声。兰晶经常飞回来看看父母，那媳妇告诉大姐阿爹不听劝告喝酒太多。每当这时小叔在大女儿前有了底气，反驳的声音提高了八度。

又一次见到堂妹兰晶，是她的女儿结婚。那天场面很大，基本沾上一点亲的都请到了。女婿是个内蒙古小伙，身高一米八零，有着大草原汉子的豪气干云。在亲朋满座的繁忙中，兰晶拉着我说：“阿哥，你看这个人如何？”我说不错。她接着说：“我那么一大摊事业，不能不未雨绸缪啊！现在先让他跟宝金学管理，以后慢慢接班。”我很佩服堂妹的远见卓识。

人生总有不如意的地方，最小堂妹夫的一件烂事让兰晶头疼了好一阵子。原来这小夫妻两人都开出租车，一家三口日子很好过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这个小妹夫迷上了赌博，在外面借债四十万。兰舒夫妇俩万般无奈之下赶到乡下来求助。小叔怒火万丈。我老头子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，省吃俭用才积余了三十多万元，可被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输于顷刻之间，其痛心程度不亚于宰羊时的那一刀。与大女婿宝金相比真是天上地下，小叔挥手狠狠地抽打了

他两个耳光。小夫妻俩双双跪在小叔小婶面前，表示一定痛改前非。

事情总要解决的，小婶打电话给兰晶。第二天堂妹从深圳飞了回来，经过商量，全家决定先把债务还掉。因为考虑到赌鬼罚咒不可靠，兰晶决定把这个小妹夫带到南方，安排在四川的分厂里做个保全工，远离这些赌徒朋友，切断他们的联系，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。小妹夫妻俩对大姐千恩万谢！兰晶说：“碰到天大的困难有大姐在，没有跨不过的火焰山。”还对小妹夫说你要好好向你们的宝金哥学习。

我那辛苦了一辈子的小婶和小叔在十年间先后去世，小婶比小叔大三年，女大三抱金砖，两个人磕磕碰碰了一辈子，多亏大女儿兰晶争气，使全家富裕了起来。在乡亲们眼里创造了一个神话。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得到子女的百般孝敬，当然他们过世的时候，他们的后事也会办得比一般人家隆重风光，这也是一种荣耀。

小婶走的那年，兰晶全家及弟妹等全部从深圳飞回来。崇明有个老习惯叫搁三朝，也就是人过世要在大厅里停放三天。对于为什么停放三天，有各种说法。流传最广的就是阳间一天相当于阴间一年，所以多停放一天，到地下可以早一年投胎转世。现在有钱人多了，无论是生前对父母如何？这些排场总要做到位的。所以有钱人家现在老人死了都会搁四天，这毕竟是身份和权势的象征。

●兰晶现在也是方圆数里的富人，当然不能落入话柄。所以在小叔小叔先后过世时都把他们的遗体停放了四天，现在反正办丧事是一条龙服务，只要出钱自己完全可当甩手掌柜，连哭都是公司代为录音播放。尽管这样，兰晶想到自己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尤其对于自己婚姻的支持，还是带领几个妹妹哭满了四十九场，博得了亲友的赞赏。

尤其是小婶死的那年，正好是虚岁八十一岁。崇明有句俗语，“九九八十一、小姐打算盘。”意思就是八十一岁过世的老人，子女如果不做个形式，他们会回来讨债，活着的人不会过太平日子。所以岛上有个传统的做法，就是几个子女需在死者出殡那天，要到七家不同姓的人家去讨饭。小婶火化那天早晨，兰晶带着弟妹五人，穿了旧衣服，每人提着竹篮子，手拿棒头，捧了坏的瓷碗，兰晶还拿了把算盘，活脱脱一支丐帮队伍，整齐划一出发到邻村七户不同姓的人家去讨饭，这趟行程足足花了两小时，相当于深圳到上海的飞行时间。

回来后大家把讨来的饭吃光，把算盘拍碎，算是完成了任务。小婶的尸体出门运往火葬场时很安详，似乎告诉人们，兰晶和她的弟妹们很孝顺她，完成了她最后的心愿。

最近一次我碰到堂妹兰晶，是在2022年11月份小叔的周年忌日上。兰晶请我与他们全家人一起吃饭，回忆了很多小时候的种种趣事，也谈了她们夫妻的创业故事。这天他们的内蒙女婿没到场，原来今年兰晶夫妇在越南办了个机械分厂，把生意做到了国外。女婿正在越南忙着呢！兰晶在一旁对我说：“阿哥你是知识分子，给我们出出主意，我和宝金岁数也上去了，准备把深圳、四川、越南的厂全部交给女儿女婿打理。现在党的二十大不是号召要共同富裕吗？我们准备在家乡投资办一个分厂，让乡亲们的收入更上一层楼。”我连连鼓掌欢迎，默默地想着，我的堂妹永远是个独具远见卓识的人！